

日本發生311地震及海嘯後，中大內外即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，校外的日本校友會慰問及支援在日校友及交換生；校內則發起全校籌款活動，為災民籌募救災經費。日本校友會會長黃興齊聯同4位身在當地的校友，分享災難的所見所感。

災後記事 校友日

含蓄的扶桑



地震發生後，中大日本校友會曾經發出電郵給所有住在日本的校友及交換生。由於餘震甚多，加上核輻射洩漏危機，很多生活在東京的校友都選擇回港。從交換生的電郵回覆，知道他們的父母十分擔心，希望子女早日回家。即使遠在關西地區，亦有校友與交換生選擇回港，日本畢竟是個多災難的國家。保安局呼籲在東京的港人離開東京後，中文大學對交換生及在校日本學生提供協助。中文大學表示，50名在日本的交換生平安無恙，中大透過不同渠道聯絡到他們。

黃興齊 (88 崇基地理)
香港中文大學日本校友會會長

那是個特別寒冷的3月。午後，我聽着披頭四，望着窗外雪景發呆。外面纜車上都是放春假的學生或是退休人士，一如平日的滑雪場風景。隆隆的響聲忽從外面傳來，「屋頂的積雪又要滾下來吧？」可是，不但沒有積雪的「瀑布」瀉落窗前，而且地基也微微震動了一下——這雪山區因地理關係很少會感受到地震，心想：連這裏也能感受到的，震央附近更不得了！接着的十多天，村裏生活如常，但災區資訊卻排山倒海的，大家既焦急又難過。給東京的朋友寄些日用品，向宅急便派來收件的小哥打探一下怎樣把物資北送，熱心的他說得紅了眼眶。由個人至企業，大家都想去幫忙，不過知道謹守崗位更重要，故身心都在「我慢」（意為「忍耐」）——姑且讓我這樣曲解——以社會大局為重，私事就慢點辦。



有些外國人回國「避難」，香港的親友也憂心不已；可在日本生活了些日子，想法竟變得原始。數百公里外的原子發電所，有人正以生命相許，竭力保護家人和同胞；我們安然無事，是受害者，支持救災人員理所當然，絕不輕言放棄。我們知道政府不濟又黑暗，所以更要團結互助，做好本份。看着身邊努力如常生活的扶桑人，終明白「所欲有甚於生者」所指。被機會主義教育泡漬多年的我，還原為一個普通的地球人。災後春櫻依舊。櫻花渺小，燦爛短暫，一生卻令人讚嘆，使人振作向前。願以此《櫻》與港共勉：http://www.dailymotion.com/video/xxeoc_yyyyy-yyy_music。

黃靜忻 (03 新亞醫學) 長野縣北安曇郡白馬村神城飯森

親身感受強震



當天下午，我如常在橫濱市的公司工作。突然地震發生，最初我還以為是輕微震動，但是震幅愈來愈大，強烈的地震維持長達兩分鐘。公司大廈搖晃得特別厲害，這是為了保護建築物結構的設計，讓大廈隨着地震搖晃。一向井然有序的辦公室，轉眼間電腦倒塌，文件散滿一地，教人難以想像。待地震稍為平靜，男同事便馬上呼籲疏散。於是我們根據指示，從6樓逃到1樓停車場。數次餘震過後，我們才各自步行或乘坐巴士回家。

由於強烈地震使電力供應一度中斷，因此到黃昏時，我才看到電視直播災情——東北地區被海嘯吞噬的畫面，加上核輻射洩漏問題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湊巧地，我在個多月前買了回港機票，所以3月15日按照原定計劃暫時離開東京。那天國泰航機幾乎客滿，從言談間，得知不少乘客是在日本留學或工作的香港人。回港後，不少親戚朋友致電問候，家人更施壓不准我回日本，否則後果自負。掙扎了一段時間，我總算成功說服家人，在3月30日回去日本了。還坐不滿3成乘客的航機，告訴我繼續留在日本工作的路並不好走。儘管如此，我願意留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，因為我相信日本需要幫助，哪怕是最微小的工作、最簡單的笑容，都會成為許多人的安慰。



黎嘉欣 (06 聯合日本研究) 神奈川縣鎌倉市

本地震直擊

難忘的311



來了日本38年，我經歷過大大小小不下數百次的地震，久而久之，就處之泰然。今年3月11日，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大地震。雖然東京離東北地區有數百公里以上，震幅M5或M6之間，但一開始已知不妙，家中雜物紛紛從廚櫃及桌上掉到地下。我趕快拿起身份證明文件及錢包，從樓梯逃命。接下來是連串餘震，慌張心情不能平復。所有的電視台都直播地震及海嘯新聞，慘不忍睹。停電令所有在災區及東京，包括近郊地區的所有電車及地鐵都停駛，只見各個車站都人頭湧湧，巴士和的士都坐滿了人。怪事出現：那麼長的人龍，大家還是耐心地等候，沒有爭先恐後。到超市買糧水，也沒有搶購現象。

日本常常要面對很多天災人禍，且已發展成一種特有的文化，大家遵守一定規則，這樣才可以度過難關。我從一位醫生處得知如何處理大量死難者：因缺乏電力，原本要火葬的都改為土葬；不能辨認的便從身體上取下指甲及部分組織，匆匆下葬了事。日後要靠DNA去確認，相信也不簡單。我沒有跟其他朋友一樣在地震後離開日本，因為很多親戚都在災區，雖然可以幫忙的事情不多，但互相勉勵，多點關懷，寄點在災區難買到的日用品給他們。經過這次大地震，我的人生觀有很大的轉變，多份關心，幫助他人，珍惜現在，愛護環境，知足常樂。

張樹榮 (73 崇基社會) 東京都港區



劫後重生



在這個5月天，日本天氣還是不尋常地寒冷。不知道在福島和宮城的災民生活情況如何？雖然每天也能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一些關於災後的報道，特別是核電廠的最新情況，但還是難以想像和感受災民的苦況。今年3月11日發生大地震一個多月後，自己的心情還不能完全平復。在大地震發生後最初一星期，餘震差不多每小時一次，好幾天也沒睡好。最初還強撐下去，但在核電廠第3次爆炸後，終於在家人勸告下離開東京，回到香港。在香港待了個多月，每天也留意當地情況，最後還是決定返回日本上班。

東京市面上較往日平靜了許多，我想，一方面是為了節省電力，另一方面大多數人也沒有心情上街，店舖都提早關門。還好大家都沒有埋怨，很多日本人還自發地幫助災民，不單是捐款，還有人從日本各地專程跑到地震重災區宮城，利用黃金周假期做義工。有些幫忙清理災區已損壞的建築物，有些為避難所的災民做飯。大家都懷着為災民做一點事的心情。雖然日本地震的報道已從每天不間斷的國際新聞中淡下來，但在核電廠不穩定的情況下，幾十萬災民仍在避難所等候政府的安排，還有關東地區再發生更強的地震陰影下，日本經濟復甦可謂漫漫長路。在這裏，願日本人守望相助、永不放棄的精神能堅持下去。

陳婉媚 (90 新亞經濟) 東京



日本地震賑災善款交紅十字會

日本東北九級大地震造成嚴重人命傷亡和損毀。災難發生後中大不同部門及學生組織，包括學生會及日本研究學系，發動全校籌款活動，合共籌得港幣四十七萬三千八百六十元，捐款已悉數轉交香港紅十字會作救災之用。

